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三目左

義人

何潤

蔡子英

杜環

李疑

樂杓

程平

葉伯巨

張飛卿

賈克明

王稔

畢德

楊埴

姚讓

盧楷

丁廣

冀元亨

鄆叔敬

王芳

孫鏜

趙善繼

郭銓

阿寄

蘇宣

王環

何潤傳

何潤字子潤吳元年四月海岷錢鶴臯乘時未定率鄉民無知者鼓譟入城擅開府庫竊器仗盜金帛殺良民執華亭知縣馮榮袁浦場官李肅袁普等將害之潤以身嬰其鋒願舉家坐卒脫榮等死知府荀玉真逃之野復還遇害潤亟奔其死所收其遺骸函藏哭奠授其家使還塋焉府及屬司八印皆散失不知所在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有不能出城避難者無問識不識悉爲寘縣之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衆及葛指揮率兵來誅兇悖

潤復具羊豕酒醴迎犒于郊費皆自己出既又率父老詣龍井莊謁丞相徐公拜其殲渠罔治之德一方以寧馮尹深德之將聞其事于上潤固辭乃止時咸稱曰何義士楊維禎錢惟善諸公爲傳其事而歌之

蔡子英傳

陸禕

蔡子英者永寧人也元季舉進士以擴廓帖木兒薦授叅判累擢都督叅軍及王師征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入終南有司繪形求之檻送京師至江濱亡去未幾陝西又購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懾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聞子英至欲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曰欽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釜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河南拘送京

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勞勤有司旣違
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不足以贖其罪而
陛下以萬乘之尊欲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
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 陛下之量包乎
天地之外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
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
常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蒙主將之薦仕
至知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
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
以寧死不敢有他志也蓋臣之仕君猶女之適人一

與之醮終身不改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
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正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偉哉
言乎管子又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
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 陛下猶以爲未足
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爲治天下
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
衆旣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
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 陛下創業
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烈

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僇虜而廁於維新之朝賢
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
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乃待臣以
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
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
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受賜多矣奏入 上命館於
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間之子英曰思舊主耳語
聞 上知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其出塞 論曰豫讓
云吾之所爲正以愧天下之懷二心者千載而下誦
其言使人慨慕無窮也子英乃亡國俘虜 皇祖憐
其才欲授以爵子英不受退而上書以自明可謂傲
然不欺其志矣其書辭世渺有知者余故著於篇

杜環小傳

宋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毋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

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

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

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况旣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李疑傳

宋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眴眴未瞑卽輿弃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間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

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
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
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
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
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
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
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
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
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
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

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壙
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
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
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
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
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
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
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
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
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

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樂杓傳

烏斯道

樂杓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杓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凡亭之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杓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稅願代往杓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稅又詣縣庭請以身代杓杓白於官曰杓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杓也稅罔知聞使往

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枏行可一舍許稅又
追及之枏叱之去不聽卽乘塿垣以塊提稅垣之塊
去者半稅度伯氏心不可回始慟哭而返十三年夏
枏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枏讀書窮理凡醫卜地
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
鄉之碩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枏死惜哉

論曰枏之就禍稅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
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稅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

枏雖死猶不死也古伋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

朽者以莫伋壽若也孰謂枏稅復爲伋壽傾動郡縣
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害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程先生平傳

汪獻

先生名平字德正徽之績溪人也徽古新安郡程爲
著姓自祖梁忠壯公靈洗簪纓不墜至平三十有六
世矣先生幼失怙恃然稟性温厚恭恕言貌恂恂與
物無競鄉里稱之素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
良坐鹽價事罹法畧凡百餘人而波及先生御史廉
得其情喻之曰灑於衆則汝免矣先生起謝曰家世
業儒非義不敢爲平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
者也天可欺乎寧以身待罪御史深歎異之尋謫延
安與郡人朱仲杰偕行仲杰悍戾不以道相遇盛暑

同休憇道傍樹下仲杰曰德正守行李我前問店乃
趨酒家久不至俄暴雨水漂其行囊先生自救不暇
仲杰還盛怒責償於先生先生如數償之不與按逮
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以醫自託于梅百戶明年仲
杰臥疾知不可療以其所有盡寄之梅曰必吾子至
乃可付之既卒梅調守他郡仲杰死先生又備棺槨
衣衾而舉之或曰其人待子如是獨無憾於中邪先
生曰彼自虧其德耳且與同郡而生同患難而來死
無所歸於我乎殯聞者莫不歎服朱氏于德生以母
命來省覲行至汴聞其父已死而囊篋又爲梅百戶
挈之他往中道還家給其母曰吾買地葬父于城山
矣又出其所攜衣曰此父遺物也越三年庚申先
子寔往延安省侍遂命負其遺骨歸績溪信報朱氏
子令迎柩還葬德生怡然不復顧丙寅秋先生自延
安歸知朱氏柩尚留殯後園不悅曰延安數千里尚
爲負之歸由績溪距休寧僅百里豈可九仞之山而
虧一簣之功乎且其子旣給其母必慚懼不來卽命
孫通爲送至其家其接人待物存心忠厚每如此子
寔字以誠亦剛直尚義有族弟以忠由河南未寧令
轉知潮陽程鄉縣洪武乙丑以忠之子泰乙年稍弱

屈寔與偕中途聞以忠因事繫獄偕侶求回寔變色責曰汝父官所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偕侶曰將如瘴癘何復叱曰但當力以赴援瘴癘非所恤也至潮陽月餘乃還過文江果以冒瘴而殞年五十有一丁卯冬其子通冒風雪往奉柩歸塋通年二十三由邑庠升禮部試入監學 論曰先生忠信人也古人有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孔子亦曰必有忠信如某者焉夫忠信質之美者也由之以學焉期可以為聖賢矣嗚呼急功利尚姦詐亦云極矣焉得有如平父子者之死不違信義者于之死不違信義是宜作傳以傳不朽故為程先生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海

方平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多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踈間吾家骨肉邪我見之且心

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吏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

虞後錄 卷一百十三
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 上不
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
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
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
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
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
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
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爲
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
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

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
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
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
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
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
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
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
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
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
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

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
旅則杜門附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
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苦耳我以觸天
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
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
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
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
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
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譴人誰爲我
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飛卿墓志銘

宋濂

無錫有倬偉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
頰玉盤雙瞳炯炯照人鬚髯奮張見者爲之改容然
氣岸孤騫不同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
必面折不少貸或譏君疾惡太甚君曰天生吾口所
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爲元之季世僞吳張
士誠據姑蘇而無錫相繼陷髡黥盜販之徒首纏絳
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戮之
慘君曰避寇路絕柰何捉筆大書劄堯夫聽天吟于
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隣曲

來問計君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爲知命吳元年丁
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士誠送 京師
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
猶欲聚土孽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
太傅怒傅令胡公曰卽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
二三老父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
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爲况未必能守邪天
兵如雷膺之者無不齏粉一城死生定在今夕願熟
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乃縋南
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君進曰無錫
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只尺雖近
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 天
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
特爲生民請命惟明公加察焉胡公覩君氣貌非常
言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君
還君叩城門呼曰亟開吾事濟矣閹吏啟閔而入天
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公去民爭聯帛爲誡詩詞
餞之君皆爲作行草書鳳舞鸞翔人以爲不可及

賈克明傳

賈克明三原弟友里人洪武間徙家村底性廉介信實治梓人業凡鄉鄰有喪雖側微必吊葬必素冠麻絲執紼送至墓所窆畢而返其貧而甚者自具飲食爲造棺又助其穿壙而葬之嘗爲焦村馬氏構神祠數月馬氏曰計值當奉二金茲乏金有紙錢一駄奉之可乎克明日可將行主人飲之酒授以紙錢克明酌而飲飲訖焚錢于神前而別崇賢街劉氏祠孤鳧作木主三百克明日公能施財祭諸無嗣之鬼我獨不能施以力乎辭值不受劉氏乃延之厨中託供祠

事酌以飲食克明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病不能興家人輿之以歸嘗與通玄觀道人劉宗道爲友宗道有道行爲張三丰所重凡出門鎖鑰恒託克明掌之遺之飲食弗用宗道精癸亥數能預知人死生將歿子孫及其徒乞傳其數以養生不可間呼克明至而密授之其相信如此宗道歿凡問死生者皆歸焉有餽遺弗受亦竟不傳之子孫焉其卒而葬有烏鵲蜜蜂成陣送至墓所及窆散去

王稔傳

王稔字叔豐紳之子績學能文有大父禕風受業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許妻以女孝孺之及于難也稔周旋其間又與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孝孺遺骸歸葬不得卒坐逮繫 文皇念其祖禕死國特宥免方欲向用而稔以疾辭還金華結屋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復購孝孺遺文爲侯城集以傳人咸義之稔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歿每食必斥兼味稔一遵遺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游者日衆郡邑交

重之禮爲鄉飲賓至以分獻先聖廟矜踈髯偉貌出
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覩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
巖稿聖廟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
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友義居士畢公德墓表

倪謙

友義居士 淮南畢公文德其人也友義者何公
平生惟義是務公旣沒淮之士君子不忍復稱其字
以其樂施於人久而不變故私議之曰友義也其爲
義者何公貲甲於鄉不擅其有以周人之乏不憚其
難以赴人之急此其爲義者然也義舉甚多未爲悉
也試言其大者正統初朝廷募民輸芻粟助邊公慨
然應詔致從子瑛授職千戶身膺冠帶之榮丁巳徐
淮大水民饑發粟二千石賑之已巳朝廷命將南征
士阻淮漲不可渡乃造巨艘二於清河口濟之民有

李氏婦以舅牛借鄰死欲賣身以償卽代償之天順
癸未黃學士廷臣謫廣沒妻孥扶柩歸葬陝之蘭陽
甲申夏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都憲公度弔而憫
之詢可任後事者淮之父老咸曰非義士文德不可
乃以託公卽請館于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
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饑粥子女者衆悉以善價
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鑿義井十餘口以濟汲置
義阡二區以便墓造橋四座以利涉設義學清平坊
以教貧家子弟施藥餌圓明寺以療人疾疫婚無以
娶者錢帛之死無以斂者棺衾之其汲汲爲義若饑
渴之嗜飲食惟恐不及於是義聲溢於淮甸雖販

野婦皆知公之篤於義也尤好崇飾祠宇若淮之雷
聲殿杭之紫陽院正殿頽壞費鉅皆公爲新之又新
三官祠紫霄紫極二宮玄妙觀徐節孝祠東岳行祠
眞武諸像或塗金或範銅用財不計亦義舉也四明
陳祭酒敬宗記其事甚悉淮陽高少保世用序其恩
慶之堂謂公寬惠行善如楊旬竇禹鈞平量助喪如
李旺郭震西蜀江少師時用亦云人之累貲鉅萬而
貪得無厭見人疾苦未嘗興一善念以周急之是乃
守錢虜耳視公所行得不汗顏乎時以爲確論公諱

德姓畢氏文德其字也以字行宋司農卿世長之後
至和間有曰公叔者蘇文忠公嘗遺以札迄今藏于
家祖震始自姑孰徙淮父昇名士母段氏公幼穎悟
讀魯論未竟輒曉其義師大奇之經史多所涉獵性
孝友父蚤世母病醫莫療每夕褻香于臂禱北辰願
以身代病卽愈與兄文貴同爨五十餘年一錢尺帛
不自私治家雍肅咸遵禮度其爭先盡孝敬處宗族
以和待賓朋以誠馭奴僕以恩子玉敏而好學遣游
邑庠以明經中景泰癸酉鄉試登天順丁丑進士第
授文林郎知曲陽縣事每貽書戒以守官律身之道
玉遵其訓有廉濟名公一日疾革語子姓曰人之負
高貴者貴積而能散也吾無益於世惟樂賑施庶以
行吾志焉汝曹勿厚自殖宜脩德以承之能用以義
斯善矣勉之勉之遂卒成化四年七月十三日也享
年六十有五遠近聞之皆驚悼曰義士已矣自郡大
夫而下赴弔者皆哭盡哀

義士楊景和頃傳

張弼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
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及異由是
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直不屈乃附以
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揚
墳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
四年駕留虜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
耳乃能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
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
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

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已者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墳伴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墳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墳云墳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

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墳遂習之而自出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齟指稱嘆以爲不可及蓋其天姿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徃徃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既不避權奸爲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爲而爲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墳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

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
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洄澳忍甘爲之埽門捧
溺無所不至而靦然自得誇譟於人何利害之移人
乃如是其烈耶聞墳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
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楊墳真義士也吾欲爲之
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爲墳計也庶
亦勵世之頑無耻者云

姚文敏讓傳

陳鏞

姚讓字文敏其先浙江太和人洪武初以殷富徙南
京占上元藉讓承世業未嘗躬握算籌而勤生節用
富累不貲性樂施予凡貧不能葬親死無棺殮及轉
徙流離無所依者叩門告之無不立爲賙濟未嘗有
難色橋梁道路廢弊者聞見卽爲脩葺街巷無井者
往告之卽計磚瓦費爲之經厓成化初國子監蛙蝕
過半出工食板木之費悉爲修葺至于自奉布衣蔬
食如寒素士子弟衣服飲食及家人資俱有常經不
許僭妄僧道過門乞食者則諭之曰汝不爲良民治

盧後金 卷二十一 三
產而出家游手誰能養汝一錢無所予晚更慕向儒
術撰述文字朴實近理人多傳誦壽八十餘卒大司
寇江浦張公詠之以爲一鄉之善士三代之逸民云

國子盧君楷墓表

成化七年國子監典簿以侵餼錢抵罪事連前祭酒
禮部侍郎邢公讓祭酒陳公鑑司業張公業俱坐除
名爲民蓋邢嘗以餼錢葺監舍實未始侵入已張素
不預陳始至未察也而三人之素所不悅者乘此騰
謗連內外旬旬有司竟文致之衆知其枉而莫能直
也國子生盧君方歷事中書奮欲救之或曰無益也
且取罪柰何君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旣溺子可懼陷
而不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監百餘人伏闕上奏
明三人之枉有司以案成不省也一時皆高君之義

稱嘆之無已嗟乎居官任事實無所私而被誣懼謗
汙以私而錯之此人人之所憫惜者也而况所謂生
猶子者乎然非勇於義者疇敢救之昔在唐世司業
陽城被黜太學生何蕃率衆請留在正統間祭酒李
時勉被枷國子生石太用願以身代盧君庶無愧於
昔賢矣君諱楷字中夫號可齋其先盖漢中郎將植
之裔世居涿郡至宋吳縣簿寔始遷金華之東陽傳
八世有曰大振大成者俱爲郡馬大振之後曰怡仲
原定世平孟涵者君之高曾祖考也皆隱不仕而原
定以子虜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君少穎邁長乃

種學藝文以儒士赴鄉試不利而還父悉以家事
之治尋補縣學生文學滋茂臨楷若農操鎌疾刈一
禾菽隨手委地青黃爛然彌望無際每憲臣考較諸
生必爲首冠天順壬午遂擢鄉試第一自是兩試禮
部連不利率一時國子之傑爲麗澤會以講習業成
而疾作成化辛卯六月十六日卒于京邸年纔三十
有四其子熙扶襯歸塋于其縣之龍潭山後十載其
弟格成進士乃撰狀請余表其墓君性行和粹自父
母至弟姪無不順適襟度曠夷無畛畦城府與遊處
者皆若莫逆且才識炯達事至可立辦視天下若無

難爲者衆期其高翔遠到而僅止此蓋其命也切王
之亦方發于劍而遽折箛雲之足始離於廐而驟腕
不爲之痛悼也耶余猶懼其久或泯也故爲表不辭
往余與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商公弘載吏部尚書
姚公大章南京吏部侍郎范公道濟洎盧君洎余弟
守陞同讌余即六人皆浙解元也時稱六元文會酒
中人各成誄而姚公詩有曰盧生倜儻才人不以爲
溢美夫姚公盛德豈苟譽人者哉後或不知君而論
其世斯亦足徵之一也併書以爲表

丁三老廣傳

李賢

三老姓丁氏名廣居鄧州天資淳篤好施予初立別
墅於城南三十餘里率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兄
析居城中而貧三老夏供麥秋供米歲以爲常時具
酒肴躬詣兄所盡歡四時製衣必先其兄寒則撫兄
背曰衣得無薄乎兄壽高潛命其子持白金往湖南
易木製棺而藏之兄卒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
子析居已而窘乏者過半三老一一調之粟帛足一
歲用復與牛種使自爲來歲計不能者又調之雖數
不衰子姪後自慚忍乏不以告三老察知之怒其不

告復賙之是後子姪俱自力於衣食所居之鄉有婚不能娶者卽令具酒食代爲請助置簿席前書助物若干喪不能塋者亦然當其請助以與爲勞稍弗良者置之有愧而求與者一鄉榮辱之權歸焉友人黃六居城市窘於食往造之三老大喜曰故人何踈也開樽飲罷未敢言三老曰聞君缺食何不卽言隨載糧一車貽其家自後使人察之稍窘卽賙不待其告也有孔景者亦居城市貧無所營三老與謀曰吾宅良方古宅也君有意爲隣乎景喜過望三老卽命子婿築墻造屋期月而完景挈家以居又慮其不能力

田復與子婿約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令人代爲入困而後已居十數年景卒喪塋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未幾景妻依其親於城市每歲供食爲定約焉凡僧道來乞者亦必厚與之不留餘積常急用銀數錢探其藏不及一錢門對一池魚不滿尺不取見牧童獲禽獸雛必放之家人嘗有過旣撻而復哭之怒其弗率而憐其受笞也接人謙恭溫雅對人子言則譽其父之善對人弟言則譽其兄之善已雖善蓋一鄉未嘗一言自矜恂恂如也鄉之耆老皆慕義取法焉有爲不善者率感化或遠去

尤敬禮儒者學正姜志達重其爲人數往會焉三老
歲供時物如執弟子禮無事不詣城郭州所官僚尤
敬愛凡鄉飲會宴敦請則一至見則翼翼小心不問
不敢對偶得風疾甚危鄉人驚相報告一時至者數
百人哀禱於神明日遂愈壽至七十三而終嗟夫三
老之行如此回視古之陳仲弓王彥方孰先後哉予
親交其人爲之立傳

鄉進士冀闇齋先生元亨墓表

蔣信

先生諱元亨字惟軋別號闇齋生四十年是爲正德
辛巳寧藩逆濠敗有憾於先師陽明子之倡義討也
遂見誣及臺諫暨諸當事者咸疏其枉事方白而疾
忽作竟易箠於獄今 皇帝嗣位鑒當事大臣之請
用加愍焉乃詔優恤其家及今幾二十年始表之者
何先生以宇宙正氣蒙茲大難海內聞者莫不哀而
况同志之士惟未獲一際有力者尸之耳茲適侍御
朱公思齋按蒞湖北訪其家世稿落就替而徭役如
故乃爲檄郡太守張公一槐興乂閣之典移治墓之

金以及邑尹何君體仁亦用翕然祗承亟謀磨石以昭潛德厥從子文明壻歐陽道相語曰知吾闇齋孰與道林子乃狀其行以請某自弱冠與先生定交道術同異之講辨欣喜憂戚之相通此豈尋常骨肉之好而今始得致一詞於墓間顧不晚哉先生生有異質自兒時人望之如孤巖峭立無敢與狎比能誦讀書史卽慨然慕古有長駕遠馭之志性尤豪奮剛猛出塵絕俗之行苟喜於心輒勇爲之不畏流俗笑侮親迎聯族之義久廢不講毅然以身倡之創行之日駭衆震俗居之素如也喜讀古忠義傳每覽其從容慷慨殺身就義之美必爲咨嗟羨歎若將爲之者人之窮乏患難或孤遺之不得其所輒爲謀之百方不極力不止其在朋友猶其在兄弟也其在鄉隣猶其在族黨也歲正德庚午陽明子起謫道常與某同請見而師拜之遂荷裝從之廬陵踰年聞其學以歸喟然語同志曰夫學術一本而已矣行誼氣節猶非也况支離於糟粕者乎吾固猶恨得見陽明子之晚也自是日進其鄉子弟與之講磨誠意懇至聞者感動貴不隱於薦紳而賤不遺於童僕蓋與人爲善未嘗一日倦也平日爲文雅好奇古頗厭俗格逮入丙

子鄉試則以所聞於師友而獨得之身心者發之筆
下淵源雄偉之論皆近代儒者所未及一時場屋號
知文之士且目之爲怪獨西野張公以侍御監試事
謂必楚豪傑也竟置優選丁丑試禮闈主司大奇之
以遺二判弗敢取由是聲望動京師戊寅再侍陽明
子於贛時宸濠陰有異圖承命往瞰焉旣還遂以間
道歸常越己卯宸濠變果作旋覆於義師因仇視陽
明子而誣及先生在獄南北二十年俯仰契觀直以
平居視其患難從容歌嘯不休不憂守者率爲驚嘆
間與被罪衣冠輩談樂天知命之學聽者亦爲忘其
患難以罪白得釋者及今爭傳焉初權奸江彬輩
重禍於陽明子鞠問之朝篋筵備至先生曰元亨方
弱冠時已願爲忠臣孝子今不能爲義徒乎久之洗
滌開釋之命下而先生疾弗起矣是爲辛巳五月四
日同志梁日孚陸元靜張文邦輩爭爲會金治棺歛
歛之日膚色如生養子養神以其櫬歸僉謀塋之崖
橋尋以男文道弗利乃改葬鄭龍岡於乎豪傑之生
世誠希矣如先生蓋間一產焉而又弗克究其志謂
之何哉天平人乎君子之學始於盡心知性而極於
立命夫學至於立命造化在我也豈其猶未臻於斯

耶論者曰陽明子之學貴心悟也心悟者嘿識也然而先生之學則似專於踐履陽明子致良知之說固嘗自謂獨得之祕告諸先生必盡矣而諄諄誨人之際獨於此未嘗一發明焉又何耶信嘗與論格致而及於明道程先生學者先識仁體之說先生亟是之且曰穎諸子頗能從事靜坐苟無見於仁體稿坐何益也然則學將自有見與論者又曰先生執義不屈卒免陽明子於禍殆古豪士之儔也然而死生之幾微於一髮者雖天下之明哲果誠難哉且將誰歸耶某獨以其平日而究觀之先生蓋負道甚勇而憂世甚切憂世切則胡暇一身之計陽明子初得被逮之報語報者曰惟軋平日獨憂世太切耳吁殆諒然也耶雖然特立獨行而不懼卒然震之以大難而不變可以觀勇矣將終依陽明子於紹興也則輕數千里而欲移其家以朱守忠蔡希顏徐曰仁可與共濟斯道也則思以愛女遠結姻黨而不以爲難聞蔡督學霞山論太陰之說則亟從之聞一友嘗及李大厓之門則亟拜之聞司馬劉東山之風望則徒步而候之可以觀志矣鄉人服其義學士服其教族黨服其仁配顧氏奉其遺訓艱辛白首而貞淑彌厲孱僕一二

膚後錄 卷一百一十三 三十三
輩守其遺則力田瞻孤而愈於所出可以觀誠矣郡
之良守牧苟將有意於道術思以風化末俗舍先生
其誰求焉

移六部仲理冀元亨咨文

陽明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
於遠迤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
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
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爲曲突徙薪之
舉則既無其由將爲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
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

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
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
可密爲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
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
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本
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
宸濠旣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
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
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抵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讐
憤且本生旣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

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濠素所同謀之人
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
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妄指盖有不待辨說行
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
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
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
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虜家業蕩盡
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讐此本職之
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
當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具 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

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旣釋或以爲候 旨兼慮當事
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
多事紛紜之日萬一垂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
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
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
鑒察特賜扶持分辨施行

鄆處士叔敬傳

張時

夫巖穴篤行之士操身行義非必亢矯厲之節徼隆赫之譽覬幸於不可必得也而徃徃聲施來世澤潤後昆卽王公大人宰所比崇焉豈非擅無爵之貴挾不求之富世所傳鞠躬君子哉孔子曰齊景公民無得而稱伯夷叔齊民到于今稱之蓋謂此也斯言也余蓋於鄆處士有徵焉處士諱叔敬字一之別號畏齋其先湖廣石首人也至宋有諱勉者任隆興省都差再傳諱謨任吉州刺史愛山水之勝卽泮灘而家又再傳諱縉登文天祥榜進士徙廬陵華美坊又四

傳諱珊再徙泰和之城南占籍里中處士其嗣孫也
生而敦樸吐詞恂恂俗所尚機智一不能辨卽誑之
亦弗爲意人因目爲痴而處士顧心獨喜徃徃自稱
說若獲美譽者雅好施舍捐棄金錢率自以爲快歲
大侵有鬻家畜以易粟者而得僞金糶者繫以訟官
處士不問誰何輒爲之居解酬糶者金而釋之已復
有嫗負粟登舟誤墮於水泣涕欲自溺日無以見主
人翁處士聞而赴之如其數與之粟一日還自墓所
獲百金於道需而迹其人其人躑躅以來使自言其
狀其人曰我窶人也貸金六十商于廣三年而得百

金凡所爲去墳墓奔走者以得少息活家衆耳而今
併捐之旦夕當委骨溝壑卽不死忍復面吾妻兒耶
處士從容延之家而還其金其人頓首以十金爲謝
處士讓曰而謂我欲金耶而還百取十人情乎卒却
之與美飲食而去平生不溺釋氏顧獨好放生有羅
禽鳥爲市者卽買而縱之俗好啖蝦蟇得者輒折其
股蓋患其逸也處士恒購其無傷者而投之澤中其
仁心愛物多此類也邑有澄江忽洪水瀾漫處士欲
渡已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握手夷猶有兩蝦蟇戲
于橋畔諦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流溺矣

里中人益咄嗟興歎謂處士修德行義報若此也性篤孝友侍其父其翁暮齒曲意色養不違其志身所置產悉券其父名曰當與諸仲均之不令兒子得私也雅常讀書無成不得列儒家者流爲恨見子廷亮有忠信之資輒命從周都御史弓岡公傳胡氏春秋卒以貢上春官得武進縣學訓導已又調鄞縣學教諭所至飭躬厲行不徵諸生束修之饋以廉謹稱皆處士燕翼之貽也廷亮爲余門下聞處士之行蓋爲詳云論曰習俗之移人所從來久矣蓬麻之喻要非苟言之也今之人往往競刀鎗之利嗜腸啗膚於他人無論已甚者骨肉肺腑不相貸假此非豺虎是甘良以谿壑之欲未易厭也處士者不其異哉方其還金活人要在自行其志詎責報於幽冥哉而渡江免患之事一何竒也昔陳掌不侯而吾昌紹國論者以爲陰德之報審若是則鄔氏後昆之昌亦若持券取物者矣

王義士芳傳

張椿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號南園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螻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逮稟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

時其饑飽寒燠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
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
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
市甕缶躬爲滌除旁睨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
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
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舸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
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
南園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
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語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
亥三月二十有三日也雙眸炯然南園曰古今旦莫

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怛化邪摩其睡者久之猶不
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
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母
戚戚爾生喉間砉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二日舟人不
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
訃其外舅華晴峯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匱
弗前遲明南園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
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論
曰風會日流人情媮薄肝膽楚越爭較錙銖當疾病
患難時卽骨肉容有規辟者視南園能無泚頽哉昔

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塋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響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半塘輓別其艱辛翫骸有感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予里人施牌目擊其事談甚悉故爲立傳以俟觀風者采焉

孫省祭禮傳

莫如忠

孫省祭者名鏗山東莒州人嘗爲掾曹需選銓部未達例得省祭還里云省祭爲人負氣不羈習於騎射有四方志挾貲商吳越間吳越人未之奇也嘉靖甲寅倭寇騷掠東南民罹荼毒松郡瀕海爲甚當事者思廣召募議攻守而省祭倡義來謁具道所以願戮力殲寇及輸已貲助兵餉爲奇節狀郡侯方公嘉其志而見之於叅政翁公大立公試之藝驟張超乘趨捷異倫所佩雙刀衆莫能舉運若飛翼公曰壯士親酌飲之會謀者告急卽以省祭往時官軍方陳而兵

憲任公環素忠勇先登爲賊所害省祭望見疾呼馳
冒賊圍脫任於難由是名籍籍聞吳中矣省祭又自
使人還苦括其家遍募嘗所推結里中兒爲已附率
多響應郡人恃以無恐而省祭氣亦倍有輕敵心居
無何賊黨從郭西燒民廬舟渡泖澆省祭奮袂起曰
是可感而擒也卽前以數輩從馬逸突出賊後逆戰
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及石湖橋半渡遇有伏
摧墮之省祭雅不習溺拍未抵岸而賊艘四集矛刺
其腹矣遂死死之日年三十四後軍輿其尸歸有司
以禮收之道路歔歔多泣下者莫子曰余聞省祭名

心壯之念其人齊產也習在騎射藉令得以其長橫
行平原間而御以善將者其所樹聲伐豈直此哉乃
興事未竟而以儼然之軀蹈險以死所謂不能盡其
材者與然省祭商者而志於公以趨人之急無恡此
其義與弦高之犒晉師卜式輸財助邊同量卒之以
身殉名廩廩若是庶幾哉古稱節俠者非耶而或以
黯於見可憤不及謀其身爲省祭病此何其與於巧
利首鼠自全之庸而責捐生者以苛節也余哀而爲
之傳俾哀鄰乘者有考焉

義士趙白石善繼傳

楊希淳

白石趙君名善繼字近之其先河南祥符人洪武初以間右徙實京師占籍應天之上元居龍灣坊君生平倜儻負氣慕古奇節其赴義事如常情之趨利者家故貧窶游郡庠不屑屑事舉子業居常訓徒爲食然不苟取好面斥人過親交中有不義則嗾嗾若有疾於其身者諸凡忿爭不平事往往爲酌其情理奮髯疏解以故親交有忿爭不平輒就君決之則各各服去其祖父咸治生業稍稱饒維時京邑坊廂役弊滋重家日以索而其叔父有坐役死者君痛其家之

苦役也痛鄉邦之皆苦役而無所控訴也時時攘袂
扼腕思以拯之而無繇嘉靖壬戌巡撫方雙江公代
巡黃公並以坊民陳告疾苦下郡邑稍蠲其得已者
君矍然謂同輩曰父老陳告今稍稍得請吾子弟爲
代謝於京兆因述其所未盡者不亦可乎於是率數
輩偕往時沃洲呂公躉之且曰公議出於學校彼父
老粗鄙不足竦人聽卽代之言諸司可也先是父老
陳疾苦往往爲上人所厭而諸生拘文法不得與公
事亦鮮有惻惻任恤者至是君得命遂就同輩謀刊
其所陳於梓率二邑坊甲中子弟之在郡庠者徧告

諸司坊廂自正統來京兆扈公定請徵銀寄櫃上下
之家每季不過四五金迨嘉靖初增置印勅諸司其
供應皆取諸坊甲而嘉靖中年尤競酒讌每一讌會
輒費二十許金此其爲害之甚者而其他飛坐之差
若刑部大理之審錄點齋供應也操巡江鳳陽京倉
屯田巡城之新增應付也戶刑二部及大理寺之行
取書手工食也諸衙門之脚方口糧也五城大勝關
江東巡檢等司之占鈔夫也皆事關尊太平日京兆
令丞所不能拒者而其大者若太常之進鮮也九庫
之占夫役也光祿之辦柴薪也則又事涉上供雖大

史莫之敢專者而光祿柴薪之害尤甚往往傾產以辦有至死者大都上官樂供辦而不覩其艱吏胥恣侵漁而靡懲其慝而坊民之貪黠者又自蠶食其中因緣罔利役費之所以四十倍於往昔者凡坐此也君率諸同輩日夜徬徨櫛風冒雨犇走號籲中間若上官之狃故轍而厭更張下司之甘承奉而忌觸忤史胥貪黠之惡害已而騰詆誣甚非齒頰之能折者而君義氣奮發誠意感動則又有今日陳說而明日遂見蠲除者由是聽納者漸多而抑沮者漸寡尊者先見施行而卑者從之上所陳諸濫役日以漸洗會

諫議麓池郭公考績北上遂具奏獲請行諸衙門各釐正而所謂庫夫大柴諸重役一切報罷而君拮据誠口瘖而足痛矣其後上司來者往往知憐卹施惠政詳惠政錄中亦由民隱徹於上人故也最後值隆慶改元百司淬礪而楚侗耿師視學政宋公代巡竹巖王公視屯政少魯周公視馬政相與協心剔蠹委責於通府陶爲經久之規事詳鶴山李翁碑記蓋至是而後富者不至傾產貧者不至逃匿計今役費殆減什之七八而較之立法之初總二三倍耳跡辛丑壬戌之間民多貧瘠而警警苦役識者重有隱

憂乃今戶多帖席雖荷大政有自而君實與有力焉
中間勒惠政碑梓惠政錄建惠澤祠多所勞勩不具
述然君既委身民瘼尤不得殫精本業癸亥楚侗耿
師校文當黜特以其行誼還其初服蓋君雅敦大節
三子自強自新自立皆事家人作業每教之勤慎諸
門生姻戚之年少者造次邂逅隨以訓飭諸年少敬
憚之尤篤友誼所交有休戚大事輒爲趨走經度必
辦而後已急患難重然諾好直言對人盡剖肝鬲無
幾微蓄藏然不記宿怨怨者亦希歲已巳君年五十
有七矣自惟以一介士而動諸司徹 天聽蠲百姓

疾苦蓋寢食在念者餘八年亦旣獲所志卽出效一
職宰百里未必爾爾至是稍欲優游以卒歲足跡不
涉公府不輕與公事而雅懷不卒一朝坐逝六月二
十三日也歿之日異姓來哭者數十百人往君悉力
坊甲同輩左右者實繁其人然首事者往往畏怯不
前其言諸鄉先生附名以示公舉雖共爲許諾而中
間猶有以當路私交不直附者則其他可知蓋俱首
之難如此微君之義蓋克成是舉哉楊子希淳曰往
代以諸生言事如陳東輩君子多其義而重傷其時
蓋言事迨於諸生則肉食者益受其鄙而國體藐如

本朝之有禁蓋有微意然殘民至於嘉靖之末年極矣此其風固有所自趙君一昌言之而從者衆允者衆上之人率諒其請而不爲咎雖篤誠之感動哉亦國家養士之澤未泯而中間回泰者自有其人故也假令諸司不更其弊而復以爲咎或頽或激殆不知所終嗣是際嘉隆間海內議條編議里甲蠹政漸去而民以漸安君此舉寔先焉余故傳其事行以不沒君之義且慶 國家久長之福異於往代云

義士水壺公郭銓傳

郭一鶚

水壺公郭姓名銓字時選遜菴公次子王大父弟也長身昂首狀貌魁碩器宇爽塏介然不與物詭隨博學弘文少有聲譽序間屢試未第性篤孝友力行好脩財利無所苟嘉靖乙酉鄉寇行劫王大父爲賊擒幾不免公時讀書外舍宵分聞王大父急尋從間道持一劍奮殺賊中其目戎首仆地始脫大父于虎口鵠鷄情切冒死不避識者壯之時賊勢已敗因縱火以騁一切化爲煨燼矣先是有族金四十餘兩貯掌公所僉謂金隨賊盡事罷公語衆曰余雖火其廬乃

此金原藏別室得不亡出以償衆靡所匿嗟嗟死生利害之于人甚矣哉尼父論成人于叔季而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爲首稱得非謂兩事所關足槩生平公懿所鱗彪姑無論卽此脫同氣于死所而等族金若鴻毛不亦偉然授命思義之丈夫乎哉壽雖嗇而行自豐歷數十載而下子婦蕭以貞操蒙寵綸焜燿女史名垂不朽則公遺澤之遠獨燁燁孫謀足述已耶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跟踰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旣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

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緇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嫠人撫髻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昌振鐵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豈尋常所

與漢
李善
衛異

可及哉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睨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蘇宣傳

楊爵

蘇宣字廷詔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杖尉供東廠辦事役能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皆奇特予初下獄東廠使人更迭覘伺日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四月初一日宣來時予晝夜梏鎖右脛前爲梏木轉磕成瘡宣自以手起梏上木以重瓦間合脛處使相去寸許瘡自此愈後宣數來時緒山錢子繫獄恐宣以厚予遭譖數語予當令防慮予以告宣宣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慮今公一貧如洗食且不給雖有譖者必不能行乙巳年春果有譖宣

者謂私與予交通下宣獄笞五十奪其辦事役予聞之卽獄中書片帖使問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爲慮當開廣心胸是年秋予蒙恩歸田里送予至通州同宿客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而別夫當天威嚴震之下人人恐懼宣能以厚道相與可謂難矣繼之者楊棟也棟字國用霸州人其母王氏病棟割其股肉煮羹食母予與劉周二子復繫獄不能自食棟以東廠使來覘予力言於司官得自供米物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然哉若宣與棟使有學校之養師保之訓何善之不可爲

書玉環事

過城固縣往年曾石塘以復套事被刑妻子安直于此余視其家其子尚無恙余聞河套者黃河之套也在賀蘭山之北成化弘治之間河水合而後胡馬南度至春則去正德以來虜居套內春秋往牧矣于是士大夫喜談邊務者皆曰國家財力敝于防邊由虜居套內故耳不若遂之塞外我得以養兵畜財俟隙而動此莫大之功也石塘爲御史時巡按遼東適叛卒縛撫臣呂經而作亂君用計平之朝廷論功擢君爲大理寺丞復以才望用君總督三邊戎務假之

事權君遂感激思奮有鞭撻吉囊組繫俺荅之志乃
建議復套 上業優詔褒荅許之行矣已乃中變逮
君而置之理君臨刑作詩曰 公本爲百年計晁錯
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亦可悲矣時則有玉環
者滄州人本回回種也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君
聞其勇致之幕下俾士從學射君被逮時泣謂其下
曰 上怒甚死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
溝中瘠乎環聞之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
耳乃以小車載君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
具湯粥夜則露宿卽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卒歸夫
人與其二子于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環書給事
陸錦衣家陸遇之厚今復給事朱錦衣家環嘗爲余
吏余至京數來見余必衣冠見之世嘗言士讀書知
節義若環者未聞讀何書也乃盡忠所事不變其志
然則人之節義出乎其性未必皆讀書也耶

